

賴

古

堂

集

賴古堂集卷之十二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七言絕

題有介畫再送伯紫

鷓鴣聲裏草萋萋沙際舟停夕照低
意內似曾幾度見微茫不記是何溪

一竿兩竿客思長送人只似去瀟湘
到時但飲蓮

須酒風雨休過米友堂

有介堂名米友多好竹

東甌香

三月寒威不自持天畱一閨作春期
卽今冀北單裘日已是閩南衫葛時

甌香醉卧醒始見前詩以一絕來荅之

留閨當春客意疑半年常住失前期黑甜淡處隨
人喚醉裏歸心雨後詩

採蓮曲

鴛鴦影裏濕羅襟半面爲晴半面陰折得蓮房間
擲却一絲牽引許多心

再步同人韻送徐存永遊大梁

獨上平臺看夕陽鄒枚賦裏雪猶香舊時賓客知
誰在修竹寒燴認大梁
清明送客可憐春弱柳閒搖陌上塵日暮夷門空
下馬不知誰是有心人

南人新學擁征鞍，更比灘舟上水難。倘使秣陵容

易到老親，仗爾說平安。

存永便欲由光固入秣陵

一夜魚龍覆汴城，桃花水漲看君行。兔園入望迷

荒草，詞賦何人重馬卿。

夢華小錄紀東京花石，猶傳宋代名。莫向繁臺高處望，寒沙落日最傷情。

弓衣短袂擁黃塵，村酒閒斟客思新。磧裏桃花猶未發，羈人馬上已殘春。

聞雪北，雪十載情。驪駒在門，不忍行。共憐鈞黨無我子，變易姓名入帝京。

榆錢

東下集卷之二
葦屋蕭條別樣貧，交情偏見雨痕新。
莫慙逋券誰相荅，點點榆錢浪擲人。

御溝橋櫻桃

長安俠少舊金吾，立馬牆頭自彈烏。
無數銀丸都發盡，隔林亂打紫珊瑚。

重九和甌香韻

平翻松栝大江潮，代笠茅蓬小似舫。
雙足自慙無著處，向天昂首當登高。
藜杖空存瓠子壺，牀頭錢盡不成沽。
奚童遙向籬邊望，可有龐通送酒無。

重陽後一日寫羣鴉寒話歌賣錢沽酒

誰能隔宿對黃花度盡重陽更憶家欲換青銅沽
雪酒八分小字寫寒鴉
難教去盡外來姿老腕羞慙力不隨方疊共誇官
樣好阿誰解愛邵陽碑

重陽後二日得蕭伯玉許介壽兩家日記喜

其三數行一則易于作輟遂盡數葉

坐作同矜蕭伯玉疎狂獨愛許甌香連篇累幘真
難竟引睡能消字幾行

坐作見袁本初傳

繁華猶夢東京好凋敝難爲白下情只有數行讀
不得故園舊事太分明

予生秣陵長大梁伯玉紀
大梁有介紀秣陵事獨詳

宋人有東
京夢華錄

十月十三大月下步過隣舍

護寒誰是早眠人
竹柏陰森藻荇真
只似當年無事客
承天寺裏訪懷民

叔舉欲醉我反醉我酒去

陳家叔子酒中龍
故挈空壺奈乃公
潑盡瓦盆猶不去
接離倒著吸寒風
百罰深卮已盡傾
如君空負勝公榮
老人懷抱難成醉
却倚枯松看月明

芝麓今年試筆卽和予詩
夏雪中疊韻懷子題後曰
勝于開卷有懷介溪閣老也

慰我新詩逐字真
吉祥筆墨履端辰
如君亦是炎

涼思首憶傷心第一人

王壽格解杖頭錢買子清明卷復成

輕煙煖散五侯鯖慙愧親調折脚鑰葦屋從來無
節序數錢珍重買清明

再次冠五韻送初荔

莫使啼痕近酒盃愁中次第看人回
墻頭聽子雙
家客欲別聲吞不敢哀
憐君欲去更蹉跎弱柳垂垂思若何
西務搖椿真是別
同來賓客已無多

六月十日紀事

豹頭山下海波寬對簿聲殘裹箭瘢
自分當時填

馬革敢煩具獄望天看

成城十萬衆人心遮逝世前淚滿襟此日若盧同

負鑽當時束卷有甘霖

閩士舊爲子鑑人心成城
司李公獻于千萬人遮

愬時數月不雨人心惶惑獻甫竟甘霖
隨澍閩人呼爲東卷雨作歌器記之

波平捷獻未央宮叢垢辭慙物望隆聞說中丞重

秉鉞應知幃幄重元功

予方聽中丞獻中丞乃上
書首予功有物望素隆士

民愛
戴語

弓刀痕裏掠枯骸夜夜雲陽市上遊自是

聖恩天廣大可憐猶問射烏樓

無題

公瑾空傳自飲醇龔黃異政許誰論寧知說餅梁

州客不是當筵顧曲人

小塚怡山荔子林驚傳細碎動天心
下殤幸不煩婚嫁扁鵲空傳肘後金

羈中題畫釋竹

弱枝亦有排雲勢
迸石能爲宛轉生
共道箬開新樣好
誰憐老雨打乾聲

題黃梁夢壁

九度邯鄲夢未休
剎那身世等浮漚
先生好夢何曾學
只學雲陽市上遊
舟中載塔夢遼陽
不信征車返故鄉
痛定自悲真自痛
何曾世上有黃梁

渡河望中牟讀書處

圃田郭外葦蘆新艇子
從人泛早春
記得南陂櫂
苑事廿年不敢怨風塵

醉翁亭畔歐公手植梅
三月朔猶未落前此
未有也南還閔子璿
邀遊一截誌感

笛裏關山動客愁
鄉園漸近強登樓
故人心共梅花好
爛熳春風爲我留

辛丑清明哭先嚴慈柩前

桁楊水火與刀兵
不識孤兒幾度生
六載黃泉無一哭
人間獨我是清明

邗上重晤黃濟叔見其近畫漫題十絕

憶爾歸成我欲東
溪巖望豈更相同
疎燈再剪秋
花好却夢含毫
板屋中

驢背霜寒客路艱
年前此日見君還
歸來不索荆
關畫得看江南
別後山

憑教荒憬永相望
願始寧知有故鄉
萬劫誰能餘
舊態煙雲一見
又商量

不祭臯陶筆亦奇
蒿牀薄醉墨淋漓
臨岐頗有荒
唐話並擢江山
樵大癡

秣田菊徑久荒蕪
舊日籃輿近在
無念爾箴予應
有意倉皇急示
五湖圖

好友能歸願未全
支筇日夕望征
鞭荒涼更莫圖

關塞爲報龍眠盡已還

時初聞龍眠方公舉室南還

勞君北望盼飛鴻
鳩杖重扶兩退翁
孺子相期胡不早
圯橋更爲寫黃公

夢外逢君淚漸收
依然明月舊邗溝
當時莫道無歸思
日勸黃癡寫釣舟

關前征雁肯南來
誰道窮邊是夜臺
待得長征人到後
同君細細寫龍堆

指龍眠

吮筆圍牆雨雪霏
爐巒再展事依稀
籬邊濁酒真相勸
賴爾先還引我歸

題田雪龕小照

里社同君數夕晨
蠡臺林木幾經春
風波閱盡餘

枯坐誰識梁園賦雪人

長年乞書

長年亦解索書忙春水閒題杜老航溽暑枯毫水
樣冷不妨載入白雲鄉

阻雪淮陰項永伯以詩集見示漫成

亦識齊州九點煙興闌只似剡溪船孤篷未是寒
威積載得淮南白雪篇

寄野鶴

仙霞嶺外鶴飛還著盡奇書但看山不識塵沙何
自至勞勞客度穆陵關

畫圖曾識雪霜顏諸縣閒門盡日關鴈蕩龍湫曾

未識從君欲見九仙山

再渡滸山泊見西樵壁上詩有懷阮亭

敝車羸馬任教忙
野草全枯路倍長
惟有墨王亭畔水
空明與客憶王郎

渡淄河

五旬六度渡淄河
不見牛山有翠蘿
莫憶閩南春夏好
棗花香勝木蘭多

青酒苦澁求之士大夫家
咸云乾醉嘉然絕
非廿載前風味矣

廿年常共酒人遊
玉碗光承玉露柔
頗怪新來乾
醉澁猶叨從事
冒青州

章丘追懷李中麓前輩

焉文閣裏舊詞魔自說聞聲泣下多鵝管檀槽明

月夜百年猶按奉常歌

公以焉文各閣

公常言

下沾襟恐損道心往往逸去胡春以鵝管作笛有穿雲裂石聲長于竹聲者旁觀嘆羨而已予過章丘猶見有爲此技者公以奉常致仕

青龍鈔就自矜誇一律勻停譜鏤鈇樓上燭光空

自合錢塘不許唱琵琶

公常作寶劍記自言音韻勻停遠出琵琶上琵琶惟

雁魚錦梁州序四朝元及甘州歌等六七闕爲可餘皆鬆懈更用韻差池何至神其事曰作記時燭光合遂名其樓曰瑞光耶

擎杯振藻百千函賴得荒唐足謝讒自許臨文非

率易惟將委曲許遵巖

公與樂安李慰欽同有文名時稱二李皆以不合于

時致政歸慰欽致力經學公獨對客調笑聚童放歌以此自遠于世云公集最夥每擊杯屬筆對客飛翰咄嗟而辦常推王遵巖行文委曲每欲效之

憑教一笑散窮愁小令元家字字搜南客不知宮

調好虞山近始艷章丘公所著雜劇如園林午夢類總名曰一笑散公所

藏元人曲有百十種如馬東籬白仁甫諸曲皆手自改訂付梓又最喜張小山喬夢符小令端刻以行公名噪于北江以南猶不淡知近虞山刻列朝詩選始爲闡揚小傳頗悉公生平

淄河芴土阜童禿傳是牛山

鬢纓阜帶足怡顏有淚應揮廣漠間此地蒼然無麗矚涕痕何處認牛山

六度人會城見貽上韻有感

穉穢猶堪烈照中何人避世古牆東關心却夢江

南好偶遂堂前竹幾叢

沂州東面溫泉

蓬勃環蒸十月天
沂山東面水涓涓
羸軀未肯因人熱
真冷還思白玉泉

重晤程正夫

不見正公二十年矣甲辰北上公聞予至出郭相視衰髻同蓬使非通姓字彼此莫識矣二

絕志感

秉燭真同夢寐中
幾年彈指俱衰翁
輸君盡日垂簾坐
不信風前有斷蓬

夢裏真州廿載前
曾邀彩筆賦江煙
重逢未了殘約再
乞人間二十年

喜蔣用焱至自閩南

當年枉受布衣恩，老眼羞揩舊淚痕。
我在君來誰夢想，鼓山客子叩雲門。

田園淨盡剩奇書，賴得先人有敝廬。

閩會居室多爲兵子所踞

獨用焱屋宇無恙

水火刀兵齊歷盡，重逢何苦不軒渠。

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弓刀。
戰瘢莫共燈前看，半夜霜華上鬢毛。

莫誦從前四泣文，長歌且復醉斜曛。
多君詩過江南秀，欲借濃霞換白雲。

別後洪塘滿目前，邀公且酌范公泉。
水車未罷書難寄，再見應知是幾年。

青州從事未全貧，金露雖濃可薦脣。
留得故人十日醉，也當一度過南閩。

詩伴次何省齋

將相神仙不可期，時違且罄暮年卮。
櫻桃花下新芻熟，隔水何郎正送詩。

初與省齋約共吳船，余以事阻公先發。
數日舟中有懷。

悞人一夜水潺湲，想見前頭五兩翻。
多事羞慙劉子驥，猶從驛路問桃源。

問梅人知是公前泊舟地

第二泉頭坐石巖，鴻邊極目望孤帆。
雲飛頗逐秦淮事，短札朝來也數緘。

慧山

順水應難鬪逆風吳船願始與君同斑魚肺比鱒
腮美欲共浮山食肉翁

食斑魚

湖上夜月聽宋郎琵琶

斷橋煙際望梅花歲晚寧教不憶家今日難攤宋
玉賦從人淡夜醉琵琶

每至湖干謝文侯輒爲余寫照辛亥再來余
年六十君亦七十矣復爲余描寫老頰慨
然作此

六十誰教汗漫遊雞皮皺面苦搜求莆田已逐寒
風滅珍重當年顧虎頭

辛亥嘉平五日湖上見新曆有感

七十才開萬念灰蒲團坐定曉風催莫看流水驚
霜鬢却喜寒梅照客杯
一卮一斗任軒渠江北江南少定居久笑殘花飄
落盡寧教此日始開除

湖上畱別

輕舟欲去蕩千回老境頽唐有限杯放鶴亭前聞
牧馬孤山處士不栽梅
欲去梅花着意看嚴風烈烈歲將殘遊人莫厭西
湖水經煥經寒不肯乾

賴古堂集卷之十二終

賴古堂集卷之十三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賴古堂詩集序

襄菴晉公自稱曰笠僧人率稱曰櫟下生本豫章人籍大梁然公寔生秣陵公好讀書不耐交游性不喜過從人卽有過公者公率意與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久輒露不快色去又輒忘其姓字生平所交數人而已不甚爲詩經歲月無一詩或日得數詩或無一夕無詩性旣不耐交游故生平無酬答宴會之作欲得其詩者終其身不見公一詩甚

不知詩又不欲得公詩者公反出其詩強使讀或竟爲作詩有負盛名當世欲序公詩若將與公稱同調或欲序公借公重者公卒謝去詩題中未易入一姓字有詢者輒曰不敢以辱君爲君累也以故人多銜公公詩膚七子竟陵藺驛騎兩家者生平論詩喜前修當使移易不動勿爲馬首之絡語常舉以語人公明白忼爽不合於世又以詩文獲戾當世卒中讒言案驗六年爲公拷掠垂斃者百餘人斃三木下者十數人有司白公冤死道路者一人庾死者二人餘皆論死然無一人誣公者公卒不免有自西安來者言凡有井水飲處皆知

公冤異哉公生於壬子四月七日今年四十有九
睂長垂頰上人又呼之爲長睂公云公所著同書
四卷鹽書四卷相編四卷字觸一卷詩人傳三卷
賴古堂文選十卷皆次第行世黃山吳冠五獨左
右公難數年輯公詩四卷付其弟亮節子在浚鐫
之秣陵然非公志也文十卷冠五云當附此集行

王王屋文集序

夫人抱才而厄獨王王屋哉然未有如王屋之才
之大而厄之甚者王屋少挺傑姿名滿天下中州
之士皆震攝不敢肩背因共傳王屋宕軼亾簡或
述其詩間雜以詼嘲不大莊今綜遺音而畢諷矩

韓斤柳濡紙拂拂子長欲出而天矯猶過之詩則
王孟之間猶駁不陳王屋殆極博而軌之於正者
豈非齷齪不足語論則王屋有姑爲諧謔者耶至
拜兗令十七日而報譴人益信王屋崛抗致戾然
余觀王屋手奏氣直辭婉雖一再上咸自尤而弗
辜於人嗟乎季方元禮詎真強項者特理不可屈
耳且晉兗至劇寇也德民而鋤暴宗至本計也乃
卒使不得行而兗終踵晉以圯嗟乎人之云亾邦
國殄瘁所厄獨王屋哉王屋竟厄初無貶於其才
而嫉才者又何樂以厄厄王屋而益使人歎惜於
其才也至王屋鬱鬱以隕復有訾其恣內而戕其

年非達人尚也王屋又自作解亦似有不能忘情者然王屋卽不內嬖而椒蘭之質與枳棘竝塗欲求其永年豈可得耶殆椒蘭無永年而枳棘益充道矣所厄獨王屋哉石平張子與王屋同閭里乙酉在白門出此集相視余雖未交王屋而悲王屋抱才而厄嫉才者又以厄厄王屋也因序而梓之

阮太冲集敘

太冲阮先生淞人家於京師積學嗜奇畱心當世之務發爲詩文鬱鬱卓爍博奧亾儔而誼高品峻世莫能京挾策歷燕臺抵薊北爲主麾者指陳機要使以堅攻瑕名轟遠塞長安公卿慕一交臂繹

絡謁迎冠蓋相望太冲氣澹韻孤意曠曠惡與脂滑者同而顯貴又多面諛腹否知終難行其志浩然返洛下卜山買鄰有終焉之志挈荔載秫授徒於尉以尉固阮舊土也遂家焉暇購祕索幽歌聲類金石方彥先之博物軼玄晏之書淫曠然樂也雖數下明詔徵卒不起益怡暢墳素務興古業天中之士相與喟然師之載酒問玄闐闐杳戶或恣游山川間羣弟子爭肩籃輿以從輒數百里罔倦四方賢者依太冲逾元禮太丘凡至洛競交拜唯謹太冲親剪韭以供客卽橐甌屢泊而贈紵解驂絕匪富人況用是名益噪與吾師張林宗先生及

汝南秦京號爲天中三君子迺太冲更意切匡危
長林豐草不忘兵謀因上自蚩尤下及鳥卜無不
備綜著有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集皆握機至祕
也每發之詩章多流連三致意焉今其帙多散失
惟存其槩昔以詩訐籌國步者稱杜少陵然不過
寄諷焉耳實足經濟當時則太冲最謂少陵以詩
作史太冲以詩作經可也適寇劇洛太冲料寇形
勢川谷扼塞圖其略上之當事刈寇千計疾臥據
牀猶劃地作策寇懾太冲名掠尉氏力必致太冲
諸弟子請亟去太冲諍不忍舍屈寇粹至諸弟子
強輿負太冲走已無及遂罵賊死太冲獨爲俠者

哉太冲入雒之年主於西亭王孫其所著述半皆
王孫梓行之西亭沒太冲返尉氏門人張昌祚甫
晉實左右之太冲爲文一脫稿甫晉卽爲繕錄梓
之甫晉避寇南下盜啓篋甫晉獨抱此集泣卒幸
無恙乙酉余在秣陵索而梓之甫晉終始於太冲
者如是亦足以傳矣夫

王于一遺稿序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黃
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巨源白門陳
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而吾
友王于一則尤可歎惜不置也方于一之遊於越

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于武林以彼其才交遊
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棲遲湖上落落者兩載
卒以客舫舫之日囊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
京嚴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紀其喪廣陵諸君子
復醵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
平之文裒爲一集俾余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
于一其先南州人世其尊人太僕公止敬先生家
學少有聲于時自止敬先生歿喪亂疊臻始遊廣
陵遂家焉余時在廣陵知于一淡且悉于一好讀
書爲詩尤工古文辭偶有所得激鬱纏綿瀏灑渾
脫取杼己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間

應之不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與興會胥屬而後免起鵲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汨汨雖揮灑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強爲甚有經歲不成一字者間友人讌集卽席賦詩于一頽然甘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文也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佈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讀讀未數行則又卒語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如此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且更從旁爲之點首擊節豁然撫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下者至以金石碑版之言請文成輒睥睨曰此等文不當以數百金爲乃公壽耶以故鄉里間多怪

之然至其見人之作有當於其意者則亦爲之點
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固無異其
所自爲余南還遇于一於武林于一曰公返耶濟
叔無恙耶聞濟叔與予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
盧中某詩或某句則聲淚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
爲蓋皆出於至性而人之怪之者固不足怪也嗟
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性豪侈
不事家人產雖數困絀遇有所遺贈不能如筐篋
自守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惜數
十百金購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貲
盡散略無餘蓄不能盡刊其生平之文間有授梓

者終以不繼未觀厥成今于一歎矣尚不及其時
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于世顧非爲
之友者之過耶於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寄叅以
于一庚寅授余俾人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
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
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者
而不必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歎矣惜
于一之詩不多見輯而傳之不無望於二三同志
者或曰于一自刻其文爲之評騭而別以丹鉛則
傳于一之文宜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
之志也余曰否否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

者自得之于一之文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夫古人之書評騭而丹鉛之者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於此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尚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

顧與治詩序

吾友顧與治金陵顧憲副英玉先生之曾孫也英玉爲大司寇東橋公從父弟高潔自負與物多忤宦成歸里至無以給朝夕臨街一小樓扁曰寒松訓蒙童數人待以舉火東橋性豪放好賓客宴飲不廢妓樂與英玉居間一牆招之飲多不赴嘗絕

糧東橋餽以斗粟亦不受每名鄰家酒徒與之飲
典衣沽酒盡三四甕而去作酒隱詩以見志其清
尚如此越數十年乃有厥孫與治繼起因以酒隱
名堂蕭然高寄有英玉先生之風嘗以諸生例得
鄉貢不仕著詩文自娛所爲詩清真絕俗別成一
家讀者望而知爲高人介士之詩也予每見世之
工詩者多自矜惜半紙數字秘而藏之以庶幾身
後之傳而未必其可傳或詩可傳矣而終至湮沒
無聞者往往而然與治爲詩脫手卽逝未嘗存稿
生平著作求其編連成幅者亦甚鮮有然一咏纔
成人爭傳誦兼之書法古勁妙絕一時天下之真

嗜其詩者既斤斤然務存其詩卽不真嗜其詩者
又以書法之妙存其書而詩亦與之俱存以故與
治旣沒其詩雖散佚終在人間不致遺落蓋藏之
者衆也宛陵施愚山先生旣爲收拾付梓屬余友
方爾止爲之點定標異賞奇特爲精當與治之詩
遂成全璧其傳之百世無疑予獨念與治窮年斲
斲專攻風雅未嘗輕下一筆精神凝結可達幽遐
獲傳於久固能自信進而求之若別有所恃者蓋
與治生平以表揚文士爲己任闡幽發伏不遺餘
力南州蘇武子古文妙天下中道夭折予愧不能
傳其書與治爲之鐫木世乃知有武子之古文武

子雖才得與治而名始彰也北平于司直有奇氣
傾貲結客至破其家族从秦淮無一人軫恤者與
治親爲含殮而梓其遺稿俾海內得識司直而仰
其人不衰剩公之及難也禍且不測與治左右之
不稍避卒與之俱全剩公旣寂復蒐其遼左雜咏
存之今世猶有讀剩公詩者與治力也宋比王之
沒與治旣輯其遺稿慙李侍御少文爲梓行復
走虞山乞錢宗伯爲墓表少文方按閩與治屬少
文鐫於墓側會少文得代遂不果越十餘年子厠
閩臬過金陵與治又諄諄屬子子令其族孫祖謙
勒石歸以石刻示與治喜動眉睫若重負方釋者

費考功筆山家在石阡罷官後無所歸與治分宅
居之歿卽葬於顧氏先塋芴歲時祭獻醑酒必漬
筆山墓草也筆山舊爲福清令刻稿多在閩頗散
失予入閩時與治託其嗣弦圃從余行盡收其舊
刻若干行於世予爲賦長歌以誌之其平生好義
務不朽其亾友類如此夫我以此施人人亦施焉
人利賴於我我亦賴焉與治旣好爲詩又輕棄其
稿不略爲計畫者固恃乎懃懃懇懇不忍湮沒其
亾友之心而有愚山爾止諸君子在身後斷不至
冥冥漠漠爾也雖然以億萬斯年之事聽之幾倖
莫可必之數不亦危乎予嘗刻林宗先生詩僅千

百之一二耳阮太冲秦京詩亦落落如晨星所不至盡淪亾者蓋已幾希矣彼世之負高才無聞於時者求如林宗太冲秦京之落落晨星並不可得蓋又不可勝數矣則夫士生於時欲以詩文名後世固宐及身爲之計焉乃曰後世有相知定吾文者豈盡可恃乎哉

向遠林詩序

士生而微賤至資身無策貧無立錐妻孥累其心米鹽櫻其慮顧猶兀兀篝火奮筆藻翰間此卽與當世名公鉅卿較稍溢幅不甚中繩削其才氣固已十百于人況摩切當時高談治略以書生而謀

人國出奇計不幸阨於時數同時有權力者卽多方激揚推引之猶懼無以勵其氣奈何摧折之拂抑之或坐觀其通塞以成敗竊議其後甚者卽有片長微譽皆相與錯愕而不之信可歎也余匹友金陵向遠林名陽起家寒素讀書恥事章句歲在甲申以弟子員例得太學生遊京師目擊時政得失上書陳言天子至爲動容褒嘉之以爲可採下當事議權貴阻不行遠林感其遇嘗舉以示人多疑其非實且訾其隸國子無所考時余備官北臺初與定交心知其然而莫能奪也後從如園宋使君監紀軍功終以不得行其志輒散去所如不合

潦倒疎狂遇有所感及可以自適者輒賦詩以見志如是者有年竟困阨鬱鬱以死死之後數年以及今壬寅之歲偶檢殘編於舊邸鈔中復覩天子昔日所以褒嘉遠林者不禁喟然太息曰此可以實遠林之非誣已嗟乎遠林痛哭類賈生得君如漢文幾于爲之前席設使其時無從旁爲之齟齬者則功業見於天下榮名載在冊書方將景企慨慕之不暇而何至爲之揄揶而非笑之乎以是知遇合之爲急而甚難也顧其忠謀至計旣已不見於時所可傳之奕世誌其梗槩者獨生平吟咏之篇耳余日與遠林一二酬唱外又苦未及遍錄會

慙叟出一編授余則遠林易箒時授之者因喜遠
林之有所託以存也與慙叟稍爲點次授之梓遠
林身修偉美髯鬚與人談論慷慨風生雖數困折
而意氣揮斥自喜又喜嘯所謂聲若鸞鳳及冷然
成曲者遠林意興所託無不妙合世尤稱爲絕技
余因推嘯旨大著於晉人自蘇門先生阮步兵成
公綏而後千百年間以嘯傳者頗寥寥而遠林曠
代繼響豈有所授耶抑乃師心自得耶偶舉以問
遠林遠林笑而不答嘗爲余言嘯本噫氣感口成
聲微若絲竹大若雷霆山谷皆應羣鳥和鳴蓋其
胸有所抑鬱而借以抒發其志意不則曠然自得

而天籟爲之適動也。今遠林皆有之，而其所託之高妙，乃爾自廣陵散絕。此調多不彈矣。則讀遠林之詩者，可以得遠林之嘯，而當時聞遠林之嘯者，安在不如今日之讀遠林之詩哉？可以傳遠林矣。

西江遊草序

古人爲詩，未有舍性情而專言格調者。今人好稱格調，而反略於性情。此詩之所以不古也。夫詩以言性情也。山澤之子，不可與論廟堂華曼之詞，不可與言顛顛其情，殊也。今無與于頌述而黼黻其貌，本無所感慨而涕泗從之，以不情之悲喜爲應酬之章句，所謂鞞鐸之不中於音也。而挾其行卷

詡然曰我盛唐我六朝也余竊怪之而世俗之見鮮與余同惟吾友方子爾止其論詩與余最合蓋余聞爾止之言曰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後足以追踪繼響者惟漢人樂府今觀其戰城南陌上桑孤兒病婦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屬詞微言托諷爲後代高曾之規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於此雖氣格聲響不能畫一而風旨所歸先後同揆期于聞者足以感動而後止卽有善析者不能岐兩家而使之異轍也而耳食之士遂以少陵獨步非香山所可幾豈足爲通論乎今使世之爲詩者苟能推白之坦逸以合於杜之雄渾開合頓挫

自爲一氣方足確據作者之壇若夫摘裂字句補
湊成章至於前後易置不可致詰卑卑不足道也
爾止之論與余合若此爾止之詩初出猶爲人所
驚怪越數年而漸習又數年王叔尚白與余輩後
先倡導之而爾止之教遂大著於天下茲西江遊
草出其爲海內所尊信而誦服無疑矣固無俟余
贅獨異爾止根蒂前古發之詩歌爲於舉世未爲
之日而一旦翕然從之苟非有深識定力當羣議
而不撓烏能卓然自立成一家言乎余故舉其所
論少陵香山之合者如此以見詩人之卓然自立
能成一家言必有所挾持非泛然而爲之也

盛此公哭金冶王詩序

金冶王鼎京口人好浮屠家言年二十餘不娶亦
不出應有司試辛未與予訂交白門其人抗厲希
古不可一世好爲古文詞自以爲入龍門扶風之
室人有購其文者面授之如宿構然遑遑好雜浮
屠家言性不妄交與人交卽以爲性命每來白門
惟與吳衆香盛此公暨余往返他客值之瞪目直
視卒不交一語強與語輒遭詬厲世以此怪之子
性惡浮屠家言見習其言者輒斥絕之冶王好其
言乃至不婚不宦豈別有所見歟然非予之所能
知也他人不好浮屠家言輒與冶王無所合予見

好浮屠家言者又斥絕之予兩人相異若此乃相
視固莫逆也冶王年二十九以疾卒於京口先是
浮玉僧夢冶王來爲寺神明日冶王謝世諸凡從
冶王遊暨習浮屠家言者競侈其事至肖貌祀之
然歟否歟卽僧言不妄吾終以爲冶王可傳者卒
不在是也冶王旣沒此公衆香皆以英壯之年相
繼厭世此公有稿子旣鐫行衆香詩文在安陵潛
菴鄭撫軍所當不淹沒獨冶王諸古文詞咸散失
無一存者蓋其所爲古文詞俱雜浮屠家言予性
不好之故當時不爲收拾然亦不意其卽歿也至
所著白牛車梵嚴子皆浮屠家言尚有拱壁之者

其可傳與否則終非予所能知也予偶讀盛此公
哭冶王詩因悲冶王負尤異之才無以表見於世
後世之士誰復知之因爲此以識於盛詩之前又
悲此公念我匹友情淡一往羈縲方悲人琴俱沒
余反覆其詩未嘗不畱連泣下也或曰冶王性好
浮屠家言其於歿生之際寧復畱連則子亦何事
爲冶王悲雖然予固不習浮屠家言者則又烏能
不爲冶王悲哉

紀慙叟闕里詩序

自漢梅福請封孔子後於曲阜而闕里之蹟益著
天下之誦法孔子者以至其地爲幸故有倣古

諸侯朝天子之例每三載一率生徒進覲于陵廟者有身既通顯垂老之年以未得謁孔陵爲愧必傾貲一至始釋然者甚有正命之時精魂所注猶以吉服入謁備禮而行者懿徽不一夫固歷歷可舉也然則生平誦法孔子而不一至其地猶披泰岱之圖而未身躋其巖從讀渤澥之篇而未覩其浩汗豈不重可歎也哉而世之學者以一經成名通仕籍致尊顯周遊天下終不一至其地者固比比也余數往來青齊矣而瞻望弗及至今忽忽猶以茲事爲有待吾友慙叟生江南靡麗之鄉以一老諸生卒能登闕里之堂觀於昔時所稱大聖仁

賢遺蹟累累焉可謂幸矣方慙叟之遊于山左也
涉江淮歷汶泗中經水患繼以秋潦汎溢四出於
阡陌間慙叟驅車遠馭崎嶇險阻者數閱月亦云
勞矣而略無幾微困瘁之色豈非中之所得有浩
然以遠杳然以淡者哉旋軫解裝望其囊中蔚乎
有雲霞之氣急發視之則闕里詩也太史公曰余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蓋低徊久之不能去云百世而下苟有咨嗟形爲
詠蹈自非小小駘宕之音所能髣髴而慙叟制筆
清渾遊思淵穆若撫彝勺而憂鐘鏞允允乎漢人
郊廟之章也慙叟爲不可及矣慙叟天才敏妙觸

會成吟賦詩之多前後凡十數刻余未得序之序
慙叟詩乃自闕里始夫草生於山惟其所托鳥棲
於木視其所投慙叟蓋常序余詩矣而余序慙叟
詩若待是編始屬筆以補予未至之憾焉豈不大
慰予懷也哉

賴古堂集卷之十三終

賴古堂集卷之十四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陋軒詩序

予已丑過廣陵與汪子舟次交舟次每以制舉業相質時年甚少未嘗見其爲詩也越十三年予復至廣陵見舟次詩而詩又甚工予驚詢之舟次曰東陶有吳賓賢者善爲詩予與之遊同學詩愧不逮也後每見輒言賓賢賓賢不置若惟恐予不知有賓賢者且曰賓賢每把先生詩勿勿不自禁淚輒涔涔下每札至輒詢得先生新詩不聞先生寄

予詩則急錄之去聞先生近帙至則倉皇大索若
追予逋負者先生獄事急則向予曰安得雲中舒
金色臂援周先生使不舛再見其三數詩先生固
不屑與人同調而又時發虞仲翔之歎以予論若
賓賢者可謂先生同調亦不可謂不知先生者矣
因出其手錄陋軒詩一帙示予予讀之心怦怦動
已又見其寄舟次札子有夕陽殘照於時寧幾之
語則不禁悽心欲絕謂賓賢嘗恐不及見予予幸
返今乃有不及見賓賢之感矣急賦一詩寄之及
退而語廣陵人則絕不知有賓賢者鍾山龔野遺
曰吳賓賢家東淘東淘產鹽人擁高貲家不蓄書

間有書輒以覆甌或以拭牢盆賓賢居陋軒環堵不蔽自號野人野人每晨起緝書枯坐少頃起立徐步操不聿疾書已復細吟或大聲誦誦已復書或竟日苦思數合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髯枯體僅僅骨立終亦不廢如是者終年歲里人相與笑之曰若何爲者若不煑素而固食淡數指目以爲怪物野人終不之顧東陶蓋舊有分司使者署一使者至詢此間有能文士否屬胥對曰某不識能文士何等也見有手一編向之絮語忽作數十字欣欣自以爲得意或者其是乎使者則急請之見數請數辟去辟之不得強與之見見則大悅以

爲真能文士士固無出其右者東淘人羣異之以
爲是淡食者固可與長吏揖耶自是望野人若不
及漸有過其廬者野人終閉戶不與之接嗟乎賓
賢如是卽不旦夕歿其終歿於陋軒必矣因彙其
前後之作刻爲陋軒詩予受業人昇州吳介茲曰
讀野人詩想見此老不于海濱空牆落日攢眉索
句路人作鬼聲唧唧擲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
曰何乃津津諛貴丐活展賓賢詩竟卷如入冰雪
窖中使人冷畏嗟乎介茲數言可序野人詩矣舟
次名楫賓賢名嘉紀舟次別有集賓賢是集行世
會有知之者獨分司其地者能物色野人當非俗

吏而忘詢其姓氏惜哉

汪舟次詩序

文章知己間世一值賞音識曲自古難之陳思王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則夫握管含毫之士鍵戶枯髯摩索而得問之一再傳之後才士接跡考論昔人猶復茫茫不可致詰矧篇章錯出望夫舉世之悠悠者乎而汪子舟次於余則有什百恆情外者方余學爲詩時計舟次尚未寓人間世及予自金陵走大梁歷官燕齊吳閩間崎嶇險阻觀山川之雄秀弔昔人之遺踪慷慨浩歌積有篇什如是者殆三十年而舟次始以詩名及以詩名而予

遭不偶坐請室中益以詩歌自爲磨耗其所爲多
激楚感惻之音不可以怡性情諧觀聽而舟次顧
獨好之每傳予一言一詠則與海陵吳野人相顧
歎絕或感激泣下甚且廢寢食罷酒茗以永玩之
以爲山水花鳥朋友佳麗皆足以助發奇情而櫟
公詩顧得之貫索纍纍銀鐙縹緲時耶逮予偶遂
生還與舟次野人相見廣陵見則不復相慰勞惟
舉余詩某篇爲欣快謂楫等知先生固不歿獨恨
不再淹旬朔使楫等多讀先生幾奇句耳予語之
曰以足下有昌歎之癖遂欲硬差排老夫長年請
室中耶舟次野人則又大笑後予燃枯燼復走北

海舟次以悔齋詩一帙來予以世方相率爲王李
調尚氣色而薄奇澹間用其體爲之用質舟次然
意雅不欲以此自見見世之爲此體固無佳者因
更爲之見余非不能爲此而終不肯爲夫世之爲
此者也而舟次寓書于子曰楫意不欲先生與近
人較也人苦爲氣質所限塗朱澤粉都不得當屈
先生爲王李家言寧不迥異然楫終不欲先生與
近人較也賴古諸集何嘗無氣色若干天然氣色
外更欲小試神通怖諸作者未必不傳第方寸中
不大自在耳添出一分氣色定挫過一分性情舟
次之語予若此夫自世尚苟同分竟陵歷下而馳

者驅染成風諛之者不曰上薄曹劉則曰下掩王孟而舟次持論不少易且覘予甚切其所自樹立豈苟爲夫世之炳炳烺烺者哉故其詩蕭遠閒曠得古人之意而淡之以性情世不得以晉魏開天諸品目輕爲擬似獨歎予學詩先舟次三十年間攻苦歷險瀕危迄今不得其畔岍所止舟次年相半而致詩之工若此使其更數年更數十年歐陽公所云更無人說著老夫者將及今見之矣顧舟次不自矜詡若私幸與予有合也嗟乎舟次後子三十年爲一世古人所不得之後世者而予能及身得之以云相知豈不稱真相知哉龍眠方坦菴

太史稱予知舟次濟南王阮亭使君亦云予知舟次復因舟次知野人不知余之知舟次不若舟次知予之渙也

古香堂詩序

予因汪子舟次得交吳子賓賢讀賓賢陋軒集見其過古香堂詩知有徐子次源每舟止廣陵與賓賢過從未嘗不嘖嘖次源不置口後數年賓賢刻其詩一卷寓書于予曰次源且歿其生平伏讀先生之詩慨然想慕其爲人冀望先生顏色不及見而於旣歿後請序其詩以傳亦所以慰亾友也予因卒讀其詩而爲之序曰次源之沒豈必重爲之

悼歎也哉子觀古今文士負有才力者作爲詩歌
既已卓卓可紀不幸以中道歿而衆人爲之致惜
謂使其更數年更數十年其所成就當不止是而
子不謂然蓋以人之才分與其年分恆相盈縮樸
遯無華者雖窮年皓首不能有所著見而英齡蚤
喪有美而不克臻亦其賦材受質如是而止耳惟
真能有才者每以才之疾徐爲年之修短故見才
遲者其得數必緩衍而見才速者其得數必急馳
也但使英華果已颺發則精力既竭而命數隨之
雖謂之大年可也使才分必與年分俱進豈能孤
芳蚤著有不可掩抑者哉然昔人比之蘭摧玉折

子請易之曰玉以琢器而埋光賢于瓦礫之在陳也蘭以旣花而歇絕愈于蕭艾之久敷也誠如是也宜目之乎尹貞芳矣何摧折之有哉不然才名如李賀而玉樓受召猶在終賈之年豈不備極榮休顧必淹之遲暮安知身盡不爲江淹又何取于浮生百年爲也今次源之詩高者陶謝清若孟王旣已卓然成家蚤逝亦復何憾所虞者無人爲之表著使其文采不彰於後世耳而又有篤友如賓賢者急梓其詩以傳則子方將狂喜歌呼快年少而振修華之不暇而又何暇爲之太息歛獻至不能自壯也乎賓賢爲子言次源爲諸生天都人寡

東坡全集卷之四
交游細瘦苦吟酷似李長吉歿年二十七適與長
吉符可念也然長吉歿有人投其集於溷廁幾不
傳而賓賢之於次源收合遺文不肯淹沒其半字
較長吉爲厚幸矣今天下之如次源而歿歿而不
及見其文章者何限儻得賓賢其人數十輩錯落
其間詎不足爲詞苑光顯且賓賢家落落徒四壁
立而能分其饔飧之給爲亾友計不朽不忍見其
身沒而名不傳其視世之擁厚貲而不一念其友
生者爲何如也予旣重賓賢之爲人而更幸因賓
賢而讀次源詩也於序賓賢之後七年而序次源
詩

朱靜一詩序

世未有不退且密而能與於文章之事者昔人謂露才而揚己慷慨以任氣爲文章之累似能文之士必不能退密斯言也吾嘗惑焉夫文章者載道之器舟車之微勝非其任尚傾且覆道何物乃欲使淺薄之器有以載之其傾覆先舟車矣故吾常持退密之說以觀近人之詩若文不必展帙妍媸之辨可燭照數計也近人之詩若文非無可傳者患其不聞道不聞道則必不能退密不能退密其才必震動而不返氣必飄舉而難下驟觀之非不洋洋焉煜煜焉周旋觀之嚼蠟矣古人之爲詩若

文也兢兢焉藏之篋笥待論定而議同遲之又久
其子弟門人始爲鐫布焉未嘗有自鐫其集者自
鐫其集自近人始近人之爲此也猶曰水火盜賊
足虞藉黎棗以永慧命此其人吾不知其聞道與
否然其事足鄙其志尚足悲也乃有齒未凋而進
方銳者得數百章鐫布矣數十章鐫布矣甚有不
必數百十得三數章亦單揭以示人矣朝成也示
不及暮句成也示不及篇甚至玄晏之言多於三
都之賦諡癡符何由免諂當世哉秋浦朱靜一先
生樸貌坦衷與人言訥不出口不知者卽不敢以
爲不聞道亦目之爲山澤癯耳不知先生固具英

偉之略而兼將相之才予初與先生同官閩再見於京師三復同入閩周旋杖履前後十三載交不可謂不久世盡謂知先生之深者莫予若早有以知先生之深者亦莫予若而不知知先生之最晚無以窺先生之深未有如予者先生幼而爲縱橫浩博之文中年棄而學劍學遊俠上自流沙乾竺之學中而吐納黃白之術下至壬奇醫筮之微無不洞其源流昔人謂文章棋藝一時將去爲不廉先生有之然先生語一事面輒發亦未嘗沾沾示人也前歲予過先生寓園先生見予至方以一帙納篋笥予固索之則先生十年來所爲詩也累累

千百章咸予所未見中有贈予懷予者卽事和子
韻者亦曾未以示予予曰異哉何先生之退且密
如此也先生之詩專尚體裁其持論不事刻露而
務和平其謀句不求峻厲而務溫雅無近人號呶
之習亦無近人冠履倒置手足錯雜之病蓋彬彬
乎得風雅之遺焉先生之爲詩若此可以出而問
世矣乃先生卒不以示人卽交先生之久且密無
如予亦曾不以示予夫贈人而不以示人真能贈
人者也懷人和人而不以示人真能懷人和人者
也以視近人亟亟傳布若不能待旦夕者其淺淡
靜躁爲何如故對先生之人之詩才震動者能使

之廢然有以自返氣飄舉者能使其意念有以自下先生安可測哉先生二十年前官塞上凡地勢之平險兵力之堅脆節鉞之臣韎韐之士孰冒虛聲孰奏實效孰有才而未竟孰柄用而無當孰冒不白以身殉孰以國事爲僥倖莫不有燃犀之照聚米之觀憾先生不竟其用而事遂不支予幼聞先生紀略一書爲當世傳聞頗有異辭近詢之久已淪水中矣惜哉予嘗從先生遊見一出而爲方伯連帥者遇先生輒泥首膜拜喃喃舊時恩不已有過先生之門值先生遠宦望而涕泣願見其子弟一致殷勤者蓋皆先生舊日塞上噢咻諸健士

或有爲先生持鞶輓者汾陽身繫安危文中門多將相先生無其遇而有其事然非予親見之先生固未嘗以此語人也先生安可測哉迹先生之所爲蓋真能聞道者真能聞道其詩未有不足傳者予所見先生詩特十年來近作耳十年以前出塞入塞諸詩文未嘗以示予予強先生始鐫近作以應索者先生匿笑不答第曰君但爲我序藏之篋笥他日展視如見君也嗟夫予以退密求之近人而不得晚乃得之先生乃知真能退且密者固自有人古今人豈遂不相及耶先生詩似未肯卽出示人而予爲先生序似不能不以示人世卽不能

驟見先生詩因予言而求之先生之人在是之詩在是又何俟登太華而始知其高見黃河而始知其深也哉

託素齋詩序

予非能序媿曾詩者乃予終得序媿曾詩媿曾之自視與所以視予蓋何等哉媿曾負岍異姿童子時能讀等身書卽嗜爲詩師其叔振三先生振三沒惟借其弟道存互相師友爲詩廿餘年而門以外一無雜交故其詩雖數變紛紜之見終不足以移易之當其歌哭無端離合自驗兀兀獨坐神情屢失時媿曾之心亦良苦矣旣自集之宜有序其

集者乃自序之越數年自爲刪定宜復有序其集者已復自序之意何嚴也乃予過臨汀媿曾則持其詩示予命予序予因憶昔蜀人有黎生者以其文爲里人所迂濶求南豐一言以解惑於里人媿曾索序於予意豈若是哉予常過汀汀之人士推許媿曾者不置自鄉國以暨四遠又咸翕然稱之而媿曾復落落不肯苟同於俗自信者殊堅吾知其非求解里人之惑者也然予之人與文且愧遠不及南豐無足爲媿曾重將何以序媿曾顧南豐之序黎生者曰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予乎斯言也殆近似之予於古文之道固未及窺而甚傷乎今

人之文之靡思一返諸古賴古堂近文一選務求合於歐曾諸大家者以救正之至於詩則又不好爲繁豔諧俗之聲此皆世人所爲迂濶而非笑之者媿曾不與時共詆幸矣顧且索序于予予勉應之而終畏其意之嚴未敢濡筆意予卽不序媿曾當必有爲之序者閱五年媿曾歷吳越渡江淮游燕冀行萬里程交南北之士數十百人而返其間豈無樂爲媿曾序其詩者而媿曾卒持其弓以歸而仍索之迂濶如予者媿曾之自視與所以視予爲何等哉予雖勉爲之序然其意之嚴予實畏之終未敢自爲足序媿曾詩也

東正堂集卷之一
二
理信存稿序

司李一官顧不甚重矣哉原司李之設所以上承直指之委任而佐其耳目所不及近世罷直指以專屬於御史中丞其委任猶昔上之功令之責成下之一郡之刑憲以及一省之重大無不於司李是係非得其人不足稱厥職而士當未遇時窮愁憤發以爲吾一旦得爲司李庶幾惟吾所爲及其乘時通顯非限於內之京職卽束於外之邑令終亦不得行其志予初筮仕爲令值司李君性偏狹每事與之齟齬雖事關民命一邑所共然者輒故與予左予時爲鬱鬱每恨不得爲司李使郡之邑

吏各盡其才力而黎君媿曾理信州無一人稱冤者六年之間平反諸大獄讞牘幾數千所生不啻千人媿曾猶抑抑若不及而矜恤有加推是道也卽上爲

天子大臣受四方奏當亦未有不天下稱平者於以佐

朝廷宣布德意膏雨萬國有餘一旦以新命裁司李媿曾遂改授永新令新距信無多道里邑人素仰黎君名願見黎君而媿曾以其不忍枉一人者更敷愛養之政正如挹水於源取火於燧也汪子舟次自邑中來爲言親見媿曾服大布

之衣茹簞糲之奉與山中樸遨小民間桑麻較晴
雨酌一絲一粟以不匱公家不至爲黎民患苦拱
揖立談不啻家人父子邑人戴之惟恐報最去考
昔之官制李視令雖差貴然授任之日先後不甚
懸故李與令鮮兼爲者媿曾兩服其官以其溪體
邑令者見之司李卽以司李時所溪體者見之邑
令其所設施誠大快一時稱盛事而尤喜均被之
予鄉予鄉不有厚幸哉獨念予與媿曾交有年憶
承乏八閩媿曾以詩古文負夙譽顧不以予爲朴
陋每過從商質游心千載以風雅爲勗勵庶幾謬
與媿曾稱同調而獨以纒纒縮色綬時未及側跡

司李之末爲淡遜吾媿曾也雖然司李無專職恆以檄移報反判牘申請爲奏績予觀世之爲此言者矣最下襲刀筆之俚詞固然不復知有情理而其上者則又鑿輓於文章爭新一字以爲奇夫讞決何事而以供文人之綺語其失與鄙俚等凡若此者雖日陳其書以告人曰此司刑之玉律也不幾令學醫者人費哉今觀媿曾理信一書質而核辨而不苛淡心易氣期於得情使人一展卷而知入之出之皆有確乎不易之理故嚴斷皆爲慈祥且天下知司李一官係於國家之憲紀生民之利害彰彰如是予昔被謗不理非得司李如望如庭

東下堂集卷之一
一三
發諸公幾不復生矣予一人何足惜而由予以推
庶曉然於司李一官所係之重哉則理信一書誠
不可不讀也

南昌先生四部稿序

文章風氣各有盛衰而近數十年以來吾豫章之
學獨著於天下溯其源流自廬陵弘昌黎之教而
臨川南豐繼之豫章文章之宗派遂定至於聲詩
一道晉之靖節筮仕彭澤流風被境內後人相與
崇尚遂成風調廬陵臨川之屬亦既獲有兼美故
豫章詩古文之盛其來已舊而流爲晚宋乃至於
庸沓榛蕪不可復誦亦其氣運漸就衰減有難爲

繼者也前代名賢起而推挽之勢漸蘊隆相尋至
啓禎之際千子大振壇坫而士業巨源茂先武子
諸君子相與後先倡道文章遂復炳中天然跡其
所爲碑表誌序詩傳銘贊古體與應德遵巖鹿門
震川諸先生相絜量而與七子絕遠歌行近體截
句諸篇什與季迪茂秦輩竝馳驅而亦與王李不
啻徑庭兩壁爭持若鑿枘之不相入而涇渭之不
可與同流也其初亦均推本秦漢導揚風雅而其
後各得其一端或出之以澹宕或淡之以瑰奇遂
至分道而馳然由吾豫章之說取徑歐王以合軌
唐宋固爲適於秦漢之路彼徒事彫績以剽竊爲

工者當無以奪其說而漸流漸敝亦有不可救之
勢余見數年以來文人競尚八家歎息之音嗚咽
滿幅層疊之句反復連篇自以爲韓柳復生曾蘇
再見而不知不至復入於晚宋不止亦何以厭向
者慕效王李之心彼趨王李而斟酌之去其穠纖
根極典要著爲沉博絕麗之文不出數年必將大
勝乎爲八家者而八家醇潔簡勁之風反至代受
誣呵漸滅不可再振雖詩文異轍揆其大要均之
不出乎此也惟南昌先生麟騫鳳舉之姿與電掣
風驅之致負質兼優故其作爲詩文清文濁質玉
振金聲不特應德遵巖季廸諸公不能限其所至

卽弇洲滄溟以下亦無以測其津涯其彰彰可見者當時有湯義初先生爲之師而又有譚友夏吳梅村兩公爲弟子義初生平撰著以六朝爲歸晚年悔其所作乃知宗趣曾王虞山先生所記正與弇洲略同而先生紹述之其文章豈一流之美所可得而盡哉若先生之詩則向者先生之高第嘗言之矣先生典試楚中友夏爲舉首及分校春官梅村太史冠南宮詩教分鑣兩家擅勝彼世所傳竟陵歷下者各樹旌旗不相統一而友夏適竟陵同岑婁江居然歷下竝軌乃其氣類之合實皆淵源於南昌則先生之詩又可知矣蓋詩古文之派

天下主於分而先生主其合先生統於合而天下各得其所分也譬諸崑崙崑崙條爲支山三千擬之百川赴於朝宗之海故天下操觚之士宜取準的於豫章而豫章之士又受函蓋於先生觀其四部之書與弇洲同目孰大孰小孰至孰不至必有能辨之者顧先生更有其至豈獨詩文之統合詩與文之標流無弗合也哉先生起家高第讀書中秘際前朝末造奮大議於盈廷雖爲異己所排輿論猶爲歎息至於講學鹿洞繼起白沙將相之器皆出其門隋葉文中庶幾髣髴若乃殫精乾竺不墮聲聞遨遊山水疏築泉亭列聲伎於滿前開北海之

尊壘則又先生之高致達識也是其理學與經濟
合儒術與梵教合而圖勵大業與駘宕風流亦無
不合者其見之篇章煙雲萬狀魚龍百變如是之
不可一美名也有以哉彼拘墟之見驚致遠者鄙
證道爲迂取立悟者以名物爲滯至於流連光景
涉趣酣歌則未有不病於學道而謂宜與嗜欲同
驅者是何不取先生之書而讀之也誠取先生之
書而讀之夫亦知世人之見果不足語於高深而
先生之教爲足屹立于今古矣南昌先生世所稱
李太虛先生也聞其聲者先生之人與其文已先
時人人肝脾矣則余小子今日之言猶爲贅耳

東正堂集卷一四
託素齋文集序

長汀黎君媿曾令豫章袁集生平古文詞若干卷
寓書於子屬予爲之序且曰先生素知弘非先生
無以明弘志因憶予與媿曾交數十年曩遊八閩
一時文字交惟媿曾托契最深嘗以詩見質請序
于予予逡巡近十年始克一竭其鄙俚今以推頹
放棄之餘媿曾不當時大人先生是屬而復及於
予予卒何以稱其意旨乎爰發所爲古文詞讀之
有予所經見者如逢故物行所目涉信步而得佳
勝有予所未見者層巖疊壑異寶瓌奇從人不意
中忽與睫會而大約蒼茫浩汗之觀不畱一古人

於胸中而使人讀之慨然以淡而奮然以起則無少壯無前後一也媿曾何以至是乎歷觀古人爲文字有十年一賦者子雲草玄亦經年閉戶始成是其得之靜密者淡也司馬子長涉江淮歷會稽乃能成一家言頴濱言與當世名公卿遊聽其議論宏辯觀其容貌秀偉而知天下文章莫過乎此是其取之歷覽者宏也以此言之世未有無所得力而光氣能卓爍古今者媿曾獨何以至是乎予觀媿曾家居數十載蕭然一室讀萬卷書不復知人世毀譽得失而又有李君元仲以爲之師曾君弗人以爲之友又有振三先生爲之叔父相與講

貫切摩既已伐毛洗髓於其中莫之窺測及乎登
賢書偕令弟宣巖大令遊豫章得交吾鄉徐巨源
一見契合巨源推其文章雄視海內嘗曰漢陽李
文孫長汀黎媿曾兩君可稱勁敵而虞山宗伯亦
盛稱之至移書巨源交相屈服則媿曾學道溪山
之力足以取之而益足以驗其造車合轍之工也
已宜乎文章能卓然一家上與大家頡頏也至謬
謂予足以知媿曾予何人斯竭其黠淺既不足以
比絜虞山巨源而又非如元仲弗人生同里閭振
三倡道宗黨相與琢磨之久則予之益於媿曾者
安在而又何從知媿曾萬一手媿曾先理信州信

亦予里約略先後治績煥在碑謠者予得言其廉
卓狀獨異媿曾服官後咄嗟揮霍聲施溢方國不
同于書生囁嚅不前而鞠詞判牘之暇猶勤勤舍
毫弄翰不稍自逸豫文益奇古期必傳於後世有
更進於少年咕嗶之所爲者媿曾又曷可及乎蓋
其入之也淡故不以紛繁稍間而當通顯不渝其
素志其庶幾度越乎古人者又烏能自己也所尤
傾心者媿曾與弟宣巖孝直事太夫人尤孝謹備
極色養宣巖守壽春爲己忌者所中媿曾不遠千里
從豫章至金陵急其難命二子相隨崎嶇燕齊間
惟恐遺太夫人憂其一門孝友至性過人有不可

於今人求之者此其文章之所以追蹤古人也世
之讀媿曾古文詞者知當有更進而求之者而予
終何足以知媿曾萬一乎

學文堂集序

予杜門待罪者九閱月既不敢出戶又無從得見
一客惟日手椒峰先生文一編如見椒峰予生平
謬有詩文之嗜晚歲交遊獨得一椒峰相顧莫逆
也昔爲賴古堂文選苦卷帙稍隘不能盡登椒峰
之文然椒峰之文天下後世莫不知之固不係於
人之選不選況如予者尤何足道哉憶予以公事
至姑蘇道經毘陵因訪椒峰於西城則見蘇文忠

祠於東城則見唐荆川先生祠眉山雖蜀人乞居
常州最久荆川子孫猶有存者夫毘陵之人亦多
矣予獨嚮往於二君者豈非以文章之故哉眉山
不具論荆川予猶以其篇什不多爲憾今讀椒峰
集哀然數十卷況椒峰年甚少其所造更何可量
然多而不工雖多何益椒峰莫不根據六經而出
入左國史漢一篇如是千百篇如是豈不可與荆
川並駕而馳耶謂毘陵人文所以甲天下者以山
水之佳也山最著者曰夫椒水曰具區椒峰適家
其間故能滙其精華發爲滔滔浩浩之文予以爲
不然嘗笑三蘇出而眉山草木皆枯之說爲妄夫

文章之傳其人實有所以傳之之故精氣光怪或見於當時或見於後世昔韓愈得歐陽修而名始彰司馬相如歿天子遣使求其遺稿若椒峰在今日人人已爭構其集乞其一言以爲榮豈非文人之傳雖先後不同莫不有所以傳之之故而無藉於山川之助耶天下後世至遼廓文人以三寸管能使至遼廓中若有聲氣相呼吸此其故惟淡於文者能知之今而後言毘陵之人文者當以椒峰稱首雖然椒峰獨毘陵之人文乎哉